

懸崖集

袁 介 白 著

懸崖集

袁 介 白 著

漢 口 心 地 理 學 公 司 印

自 敘

這是從我五年來所寫的詩中選出來的一個集子，也是我這幾年來從顛連痛苦的生活中喊出來的慘痛之音。詩本是最純高的文藝，不學無文如我，怪僻是社會惠我的混號，獸子是親友厭我的稱呼，與世相違如此，可知我對世的無知，怎談得到文學？更怎談得到詩呢？不過別人認我爲怪僻時，可以叫我怪僻；認我爲獸子時，可以叫我獸子。我認他們，以至於人類，社會，世界，大自然爲甚麼時，我也可以叫他們作甚麼！所以我有叫他們的權利，正如他們有叫我的權利。可是別人認我爲怪僻，獸子，似得了社會的公認，儘可盡量的說出，說出了也儘能得社會的贊同；我認他們爲甚麼時，就爲着我的無知，似遭了社會的反對，不敢說出來，說出了也得不到別人的贊同。因此我心中起了不平，感情受了掀動，我非找我的出路不可，我便在『寫詩』裏面發洩我的一切，我更由我的『寫詩』找我的公認者

了！

說起我的『寫詩』，不覺鼻酸心痛，俗語說：『男兒口，食四方。』這話明白的表示男子的任務，不應當坐守家園，應當出外活動，我不幸而是個男子，所以我也應當出外活動，因此所以我也是過着張開口食四方的生活。但所謂食，原應有固定的地方和豐富的供給，然後這『食』方能穩定無虞，不致有問題發生；今也不然，『食』所取給的遍『四方』，乃飄浮無定之處，不能給人以確實的着落，所以食四方的男兒，從另一方面說，便是個變形的乞丐。尤其是我，自從以乞丐的名義，向無着的四方乞食以來，幾次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，幾于被老天將我的殘骸收復，生活的顛連，可想而知，所以我便不能夠安逸順適的寫我的詩，而我的詩也就不能多不能工了！

但有人或許要說：『文學是苦悶的象徵，顛連困苦的境遇，正是文學作品的來源，不好說因顛連而產不出作品』。此語固然很對。不過文學需要顛連之境造成的苦悶為來源，同時亦需要適當的環境

來紆寫，而後才能由文學者腦子裏醞釀着的文思，發紆而爲紙面上文字的文學。假使文學者因生活的顛連，環境的惡劣，以致于無法紆寫，文學終竟是不能發生出來的！我固然不是文學者，但紆寫之需要適當環境，常人與詩人沒有兩樣。我是社會中一個異常生活顛連的分子，我常自疑我是普天下苦水共入的苦海，我想古今日口言窮的文人的苦境，恐怕就是我求之不得的佳遇，因為他們雖窮，還能有作文的環境與作文的時間，我便窮到連作文的環境與時間都沒有了！五年來雖曾少許得到這樣的環境和時間，可是不多幾時，又已煙消去散，不復可得，這些詩便是那少許的環境與時間的產物，現在這些產物，已隨那不可多得的環境與時間而亦爲不可得，所以我說古今日口嘆窮的文人之苦境，要算我求之不得的佳遇。人窮到僅有作文的環境與時間，已屬可怕；若窮而至於無作文環境與時間，其尤可怕可知。窮到僅有作文的環境與時間，欲其文之不少猶可，若窮而至於沒有作文的環境與時間，欲其文之不少，將不可能！說到這裏，不禁使我爲無數

有類於我者與同病之憐，爲無數環境不及於我者起不平之鳴，同時又不得不希望環境有過於我者能當機着眼，及時努力，當仁不讓的負起發揚文藝的大任，從荒蕪乾枯的沙漠之土，建築起美麗堂皇的藝術之宮！

不過可告無罪的，就是：我尊重了詩的尊嚴而不敢輕易寫詩，我非情感激發到最高度，思想達到了成熟期，胸懷如梗，腦脹欲裂，有久鑿思啓之機，一瀉千里之勢，欲以一發爲快者，斷不輕易下筆。所以我的詩，都是我真情實感的披露，都是我血絡脈脈的兒子。從不會手裏執着毛管，再去天壤間找尋，再去記憶裏搜求，再去空虛裏捏造，而將找尋搜求捏造得來的東西，長篇累牘的製造出，可以驚人，可以駭俗。也不會抄些名人的句子，裝些西洋的彩色，標出自身的派系，藉外來的大力使作品不翼而飛，不脛而走。因此我便在優勝劣敗的定律之下露出了我的拙劣，落伍，甚至由失業而幾於淪爲餓俘。論語云：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。我這時除責備自己外，別的還有何說呢？

集裏錯誤的地方，幼稚的作品，我不但要照例的說一句「不免，」并且我自己也知道是很多。有些地方，我自己認為要改的，本也改了一些，不過後來我却認為儘可不必，因為幼年有幼年的悲啼嘻笑，老年有老年的悲啼嘻笑，只要是真實的表情，原不應將幼年的與老年的放在一個模型裏製成一律；如果一件作品，根本沒有真情，改也無益，所以我便以存真的意義而撒手了！只好等待讀者們不時賜以指正，來更正我的錯誤罷！

介白民國十八年九月五日敘于南京。

自

敘



序

詩

我願意我的心血，
流成生長之樹；
由根幹流達枝葉，
處處有真實的血跡。



我願意我的心血，
匯成百川之海；
由溪澗以集江河，
泛成睥然百美的大塊。



人們容易犯時疫的毛病，
青年的人尤其不免，

我們攻務了詩之容儀，
怎麼可以忽略詩之精髓？



我在遍遊的郊野之中，
注意了孤高無輔的白鶴，
也注意了亂堆無氣的荒草，
我們的運道，難道在這麼個場合飄飄？！

目 錄

自敘	1—6頁
序詩	1—2頁
詩劇	
烈士之妻	1—32頁
國家與青年	33—50頁
詩	
黃鶯與人生	1—2頁
遊公園後	2—4頁
登清涼山	5—8頁
度歲	9—10頁
怨	10—11頁
春風來了	11—12頁
垂死的尋求	13—15頁
哭芷芳女士	16—20頁*
端節	21—23頁
「她」的悵望	23—28頁
離開愛人	28—30頁
惜春	30—32頁

目 錄

月夜野臥	32 — 35頁
求生	36 — 37頁
秋興	37 — 41頁
嘆聲	41 — 42頁
天涯寄懷	42 — 46頁
夢影	46 — 49頁
懷C君	49 — 52頁
悲中	92 — 54頁
熱烈的憶	54 — 56頁
萍逢	57 — 59頁
秋星	59 — 63頁
黑夜之光明	63 — 66頁
紀念五卅	66 — 67頁
滬甯夜車	68 — 69頁
苦淚	69 — 72頁
前程	73 — 75頁
登興	75 — 79頁
自然之接受	79 — 81頁
晨月	81 — 85頁
電燈工廠	85 — 86頁
重九登高	86 — 87頁
遊岳麓	88 — 91頁
懸崖歌聲	91 — 96頁

詩 劇

烈 士 之 妻

人物

意映	(林覺民妻).....	四十二三歲
依新	(林覺民長子).....	二十四歲
建新	(林覺民次子).....	十九歲
淑珍	(依新妻).....	二十二歲
炳忠	(侍者).....	三十五六歲

地點

福建閩侯

時間

民國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

佈景

幕開處一間陳設古雅有世家氣象的廳堂，正中桌上，排列祭品多種，香煙繚繞上騰，灼光款擺搖紅，一種莊嚴靜肅令人致哀致敬的景象，一見而知爲適行祭祀大典。

烈士之妻

桌之前面，意映跪拜在第一行列，依新夫婦與建新跪拜在第二行列，意映奠酒畢哀泣伏地上，肩背抽動，啜泣之聲依稀可聞，依新夫婦和建新亦兩手支地上哀泣，久之，依新夫婦和建新拭涕淚起，向前勸慰意映，良久始共扶意映坐於右側椅上。

依——（向妻）時間已經快到了，你趕緊去預備行裝祭品罷！

淑——行李早預備好了，只待收拾起特備的祭品來，就可以動身，炳忠那裏去了呢？你叫他叫車去罷，我收拾去了。（下）

依——炳忠！炳忠！

炳——（急上）先生！什麼？

依——你去叫洋車去，老太太就要動身了。

炳——啊，是，是！（下）

意——（略翻身，從桌上移過支着頭的手無力的擱在腿上，眼望過在右側侍立着的建新後，復望依新）。依新！家事你和淑珍好好料理，我同建新到廣州，來往不過十天，就可以回來，路

上有炳忠照料，你也不必担心。你始先勸我今年莫再去了，由你們來替代，這話本也有理，不過，依新！我總覺得你父親的事，是我天大的責任，只要我身體還可以行動，一年一次的去廣州掃墓，我是無論如何要盡力繼續的。你須知道，我要是不去，便設法對付我心裏的不安呀！（說畢流淚）

依——姆媽！不要太傷心了，等會兒要登程，怕因此有礙你的身體呢！

建——（向依新）阿哥！你前天不是說舅舅家裏送來許多藥品嗎？姆媽年來身體衰老了，恐怕在海船上受不起顛仆，那種藥品，我們須多帶些去預防預防。

依——啊！這事倒甚要緊，但行裝是你嫂嫂經手，我待問問她看，可曾將這藥品檢在裏面。（淑珍上）

淑——炳忠可曾把車子叫來？行裝都弄好了。

依——（急問淑）我問你，舅家送來的藥品，你會檢入沒有？

烈 士 之 妻

淑——已經檢入了，我見裏面缺少一樣鹽薑，我還加買了一起放在裏面，因為鹽薑是暈船的良藥，而且姆媽又愛吃這東西。

依——好！那好極了！

（炳忠走上）

炳——先生！車已叫好了，我現在就搬東西去罷！

依——是，是！（轉向意）姆媽還有什麼吩咐嗎？

意——沒有什麼了，你們好好照料家事就是，我們就動身去罷！

（意映依新淑珍建新同上車，炳忠隨後，來至赴馬尾火車站同下車。）

意——依新，淑珍！你們可以回去了。

依淑——（同鞠躬）好，我們回去了，姆媽在路上好生珍重罷！阿弟好生照料母親罷！

意——（探頭望依新淑珍，遠了，遠了，爲人叢遮蔽着看不見了。急抱建新頸暗泣。）建新！我兒呀！你父親死的時候，你還未曾出世，你哥哥才五歲，那時，我聽得這消息，我真想死去，在死的道路上去跟隨你父親，但同想到我腹

內還有你，更有你五歲的哥哥，都是你父親的遺體，我既愛你父親，我又怎麼忍心拋棄你父親的遺體，你父親珍愛的寶貝而獨自死去呢，因此我就不能死了，我就秉着你父親的遺志，看守着你和你哥哥，權當你父親存在一般！

建——（泣而不言）……………

意——可是我雖然是這麼決定了，這於你父親，固然可以使他瞑目地下，但以我這麼一個無能的女人，來負擔這重大的責任，此中困難，何可言傳？況且你父親是最愛的人，他世界上只有我，我世界上也只有他，我是他的生命，他也是我的生命，現在他一撇去了，我的生命已失去了着落，他已再不能用愛泉向我灌注，你想我還有什麼生趣活在世上呢？……………

（哽咽不能再言）不過我因為太愛你父親了，我願你你父親事事都十分滿意，事事都不受一點委屈，他所愛過的花草，我不願使他枯萎，他所愛過的衣物，我不願使他破爛，我似乎那草木一枯萎，衣物一破爛，便是你父親的精神有